

少年 憶趣

· 一 繩 沈 ·

音樂年已成過去，國內音樂活動，蓬蓬勃勃富有生趣，而最要緊的一點，是政府及社會民間，都能注意體會到音樂能促進民族生命的生趣，即

在戰鬪方面而言，歷

史上頗有記載，楚霸王七十二戰，戰無不勝，就在垓下，四面楚歌聲中，祇好嘆了一口氣，說聲「天亡我，非戰之罪也」，自刎投江。以最近過去大陸剿敵戰事來說，聽聞一部份張少師的部隊放下武器，是受了一曲東北流亡曲的影響，可見音樂無形中的力量，多麼偉大。即以吾個人而言，終年漂泊海上，解我寂寞者，幾卷錄音帶而已。一是平劇，如全本八義圖，二進宮，梁紅玉等；另一是西洋歌劇選曲，如茶花女、蝴蝶夫人、卡門等。真可以說是百聽不厭的。音樂的感受，我不是音樂家，說不出高深理論，但總覺得無分中外，要緊的是不盲目，吸收旁人好的；不菲薄自己，發揮自己好的讓人家分享我們的特式風格。在

的先生們就說格老子，財神爺到啦。

在抗戰時，到大後方的首都重慶，陸路大都是由各地到了貴陽，過七十二拐吊死岩，一路上驚險叢生，第二天的入晚先投宿的落脚点，就是東溪鎮，再有一天就可以到重慶了，是故人們心裏到此也輕鬆得多，鎮上正可謂是商賈雲集，尤其是一般汽車的朋友，氣焰之高，以及不吝千金之大手筆，望之不禁搖頭而生厭。

鎮是屬於四川綦江縣，因出產煤、鐵，更其是一個鹽銷市場，市面是比縣來得繁盛，入晚也有電燈，一條長街，擠滿了店舖、飯店，也有幾個銀行，旅館，最大的商業機構就是我工作的東原冶鐵公司，中央最高機構是軍事參議院，因此避難之外省人也很多。在逢三、六、九趕場時，則全鎮大小街道，可以說各省的人士都有。但大家都說着勉強的四川話，倒也別有風味。也學會了遮在長衫裏用手指比劃來討價還價。

當時大後方最大的煉鐵廠是大渡口煉鋼廠，民營最大的，恐怕就是東原公司了，冶鐵的方法是土製冶爐，有十幾個廠房，分佈於川貴二省近境，我的工作

文化復興運動中，我們應對「樂」要多做一點，至少讓西洋人要欣賞東方的中華古樂，不必到日本，或韓國去。

一個音樂門外漢，在偶然的一個機會中，忽然作了一次音樂老師，在音樂年中，說來也是頗有點兒回味。

在民國三十二年，船校併入交大，我們在九龍參加畢業考試後，拿到一張臨時證明書及一張交部發的乙種二副執照，那時國營招商局主持人，還要我們上船實習，在川江中拋老鋪的巨大江輪，是日機轟炸的目標，已經有幾位同學殉職了，想進民生公司，腳底下人，在人浮於事的川江航運界中，擠勿進去，祇好硬了心腸，到一個金融機構的信託處，發表一個稽核員，到一個冶鐵廠，代表局方監督貸款的用途，以及查驗所提的抵押品。

廠在重慶有個辦事處，總公司設在離重慶八十多哩外一個鎮，還記得是在農曆年底到辦事處，連夜被做了黃魚，帶到總公司所在的東溪鎮。因為該廠缺乏流動資金，乃向局方貸了千百萬款，頭寸缺得不得了，我初進社會才知道頭寸就是銅鈔，是鈔票，貸款的鈔票，是要憑我的私章才能領，因此一到廠裏，廠裏

本來就是核稽賬目，清閒得很，但由於天性喜動，一到就乘滑桿，把各廠的實情都了解一下，跑了一個遍，有時廠裏運礦砂，鐵塊的木船，沿綦江下運，沿途有被扣情事，我又高興多管閒事，常到三溪之船舶管理處去交涉，綦江路上造有幾個小型船閘，來控制水位，便利水運，江上風景也很秀麗，雖無二岸猿聲啼不住，但也有輕舟已過萬重山之趣。

到三溪船舶管理處，碰巧主管是早期同學顏兄，把情形說明清楚，辦了一個手續，所有被扣之運鐵船釋放，因之賓主方面關係頗為融洽。

有一天，公司董事長吳舉宜先生，他也是綦江縣參議會會長，為一位標準四川紳糧，但思想開明，人頗精悍有為，他跟我談起鎮上唯一學府，一個國民小學，學生近有千人，可是老師太少，言下之意，似乎要委曲我的意思。我看吳先生也是一位有心人，我就直截了當說先試試看，因此我就當了活猴王。

學校是一個大祠堂，面臨前面一條溪水，雖說是小學校，可是學生是大學生居多，因避兵役的關係。教書，我是全部門外漢，沒有接觸過教育學，兒童心理學等專門學識，雖說是教教小學生，好像並沒有什麼

大的難處，其不知小學是一個人的磐石，基礎打得好，則一路上可以順利一步一步上去，故我抱定一個宗旨，以興趣為出發點，自己本身以興趣從事，使對方以發生興趣。我擔任自然一課，教到什麼東西，先教學生能看到實物，然後再依書本上教，比如教到無線電收音機，我即借到一個無線電收音機，教學生們看，問，然後依書本上一讀即可，教英文，順便也說一此西洋的風格。同學們都感覺有興趣，在公司中辦公室內，常常多了一批男女小客人；禮拜天也常帶他、她們去郊外採取自然標本，也使我孤家寡人在背井離鄉，避難流浪生活中，減少了不少離愁。有時更被邀赴到學生們家中，跑了幾十里路，在羣山環抱中，出現了一所高大的宅院，那是鄉保長的公館，招待老師的禮節，真是做到了「尊師重道」四個字的意義了。

就這樣混了幾個月，不知怎麼一來，一位女老師教的音樂，也套到我頭上來，那更是門外外之門外漢，不過已是騎虎難下，祇好硬了頭皮，自掏腰包，印了五線譜，說了一些極簡單的樂理，好得那時大後方音樂空氣，由於當時陳教育部長立夫先生的遠見倡導，抗戰的曲譜很多，如黃自先生的旗正驕飄，應尙能先生的拉繃行上山，以及劉雪原的嘉陵江上，還有抗

口齊鳴，可是唱了沒有幾句，覺得有點兒彘扭，就不期而然，跟着小孩子們唱。到了晚上，各界在東溪戲院有一個晚會，剛巧教育部有一個文教巡迴宣傳團，在東溪附近翻車，由公司招待住宿，當時也參加了話劇等不少節目，其中最為感動人的，我還記得是續鳳真同學唱的一首流亡曲，沒有唱完，她哭了，臺下的觀眾，都眼淚汪汪，等到唱畢，在大家靜默一陣子以後，爆出了一片掌聲。此一幕閉目一思至今猶歷歷在目。

隔了一天，我忽然接到駐軍營長一封信，要我去教士兵們唱歌，我當然欣而從命，我本有早起習慣，一清早有機會拉開喉嚨，痛快，毫無顧忌的叫幾聲，對身體是好的，否則一個人，到荒野去亂喊狂叫，不被人目為神經才怪，何況在一個比較閉塞的內地鄉鎮中，更為荒誕不經了。

教士兵則比較吃力，先總得把調子拉齊後，一步一步來練。教罷歌曲以後，我便趁機練習騎馬，償了我一個宿願。人生本來有捨，有得，在音樂年的末尾聲中，憶起了這一段趣事，收了不少文武學生，交上了勿少好朋友，如今陷在大陸，恐都已為荒山白骨矣。悲夫！

戰曲「刀槍朝鬼子們的頭上砍去」等等歌曲，教材可以說是非常豐富。我跟同學們說唱與叫不同，要注意發音方法，節奏拍子，感情，因此也選一些各國民歌及抒情曲。

上音樂第一課是教國歌，學生們多奇怪，不是老早大家就會唱啦，還要學嗎，我就讓他們唱一遍指出他們的毛病，即使在現在，一個集團在集合舉行儀式時，一聲唱國歌，恐怕還不能依節拍演唱，各調陳列，你唱A調，我叫B調。越唱，調子越快。除非有樂隊在旁演奏才能一致。一個國民，最起碼應該把國歌唱對。

一般通病，唱國歌，拍子不對，如三民，民以下應二拍，但一般一拍後即接唱主義，還有查爾多士，一字一字唱出，因有停止符號，一般以聯下去唱多，並且不短促，有力，等等。作曲的人，對每一個音符，都有道理在內，唱的人亂唱一泡，這一曲歌就發揮不出這一首歌的美妙。

在民國三十二年七月七日，綦江全縣在東溪鎮舉行紀念大會，小朋友唱國歌，就表演了一手，真是仰揚頓挫，徐速合拍，旁邊的大人以及駐軍起先是各人唱各人的，拉起喉嚨直叫，真是可以說百音陳述，衆

敬悼國際基金會故主席

葛古森夫人車禍逝世

甫於本年四月應邀來台，為母校新建葛古森博士紀念圖書館落成剪采之國際基金會故主席葛古森夫人，不幸返美後於本年五月駕車失事逝世，噩耗傳來，中外友好，同聲哀悼。

葛夫人於本校七十五週年校慶慶祝會上，曾發表極為精闢之演說，扣人心弦。其高雅之豐采，誠摯之態度，更獲致與會者一致贊揚。

葛古森博士於去冬病逝，生前對自由中國、對交大貢獻至鉅。葛夫人秉承乃夫遺志，繼續幫助交大。吾人痛失此一對「中國之友」暨「交大之友」，葛古森博士紀念圖書館之意義將垂芳永久。